

鳄鱼宿营地



[美] M·T·考弗因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惊
险
魔
幻
系
列

动物凶猛

鳄鱼宿营地

[美]M·T·考弗因 著

张宏良 译

朱忠良 校订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鳄鱼宿营地/(美)考弗因(Coffin, M. T.)著;张宏良译.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 4

(“动物凶猛”惊险魔幻系列)

ISBN 7-5324-4448-1

I. 鳄... II. ①考...②张... III. 儿童文学-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7236 号

鳄鱼宿营地

[美]M·T·考弗因 著

张宏良 译

朱忠良 校订

赵晓音 装帧

责任编辑 周 晴 美术编辑 赵晓音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1092 1/36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4 6/18 插页 2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60,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印数 1-11,000

ISBN 7-5324-4448-1/I·1815(儿) 定价:7.00 元

CAMP CROCODILE by M. T. Coffin

(Copyright notice exactly as in Proprietor's editio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c)2001

by Juvenile and Childre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I

“鳄鱼”是我的主意。

其实，我们并不打算伤害任何人，只想吓唬一个专门欺负人的家伙。汤米·齐查是夏令营里最可恶的小孩。他常把别人推进水塘里，还干些其他令人厌恶的事。他最喜欢的恶作剧之一，就是当他知道辅导员不在，躲在辅导员的小屋后。当你路过，他猛地跳出来。你尖叫得越响，他笑得越高兴。

过火的玩笑，是吗？

所以，你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和我的朋友马克想给他一个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在湖里放一条真的鳄鱼！之



后发生的一切可与我们无关。你可以管它叫做“侥幸的巧合”。

唉，应该是“不祥的巧合”。

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我们到达“日出宿营地”的第一个周末。它是——或者说曾经是——西弗吉尼亚山脉中相当酷的夏令营。当时是这个宿营地开放的第一年。很久以前，这片土地曾属于一个军用基地。军队在湖中进行海滩登陆演练，并且放置了钢梁和其他东西使登陆更像实战。这些钢梁被称作障碍工事。巨大的工事使得登陆艇很难向河滩航行。障碍物都在水面下，所以我猜想士兵和它们遭遇一定会大吃一惊。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甚至在这里测试炸弹。当时那可是最高机密，但战争结束后，他们就不常来这里了。最后，政府把土地出售给了想建宿营地的人。

废弃的土地，被群山环抱。除了宿营地，就是茫茫荒野。广告中他们强调：“一个真正的荒野体验”。在森林中徒步旅行、露

营——每个人都喜欢这主意，包括我在内。

我到宿营地的第一天就认识了马克。也就是那天，我和汤米·齐查相识。起初五分钟，汤米看上去并不坏。但当我一转身，他就伸出了脚。我没看见，然后我的脸栽进了一碗水果色拉中。太可恶了！我的鼻子上顶着一个樱桃，整整两天我的头发闻起来像橘子。是不是很好笑？哼！

从此以后，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星期五，马克和我终于决定，必须让这欺负人的家伙尝一尝他自己酿的苦果。现在，我想不起来当时是谁先出的主意。我们开工了，制作模型！如果你曾做过模型，你就会明白这种东西可以塑造成任何形状的东西。

包括塑造出一条鳄鱼的头。

如何决定和制作鳄鱼头的那令人厌烦的细节部分，我就略过不提了。马克把一本关于不同种类动物和爬虫的书带到了宿营地。我们用其中的一幅图画作为指南。很久，我们才计算出如何正确安装牙齿，并且花了更长的时间给鳄鱼头涂上恰当的油



漆,以免它撞击水面时碎裂。很幸运,大多数活动我们被分作两个团队,汤米在另一个队。当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去完成鳄鱼头。即便如此,直到星期三,我们才准备妥当。

我不得不说,当时它看起来确实像是一条活生生的鳄鱼。大而鼓胀的眼睛,邪恶的牙齿,嘴里甚至有一缕鲜血。我猜想,如果你穿过湖中时这个鳄鱼头正向你迎来,你可能会吓疯了!

老汤米一定也会。

我们把鳄鱼头藏在湖边的矮树丛里,等待时机。而当我与马克悄悄溜走时,凯尔·彼特逊——宿营地的游泳教练——正把所有的营员组织起来上仰泳课。

我克制不住地想笑,相比之下,举起鳄鱼头放入水中的困难实在微不足道。它虽然很大,但非常轻。马克和我戴上有通气管的面罩,也滑入水中。我们静得像幽灵,从容地游向被绳索围起的区域。其他所有的人正在那里练习游泳。太幸运了,汤米被安排在最靠近我们的一条泳道。当马克一边

推着鳄鱼头一边前进时，我戴着面罩潜泳到练习区域。在离汤米不远处，我“腾”地从水中冒出来。

“进行得怎么样？”我褪下面罩说。

“你们怎么回事？”他问。他不断向后划水，但你也可以说他正在挣扎。水很浅，他的脚不时地要触到湖底。“他们派人回小屋找你和马克老伯去了。”

我猜他也许认为这话很有趣。我笑了，并不是因为汤米的笑话，而是那即将要发生的精彩场面。

“湖水不错，是吗？”我在他身边游着。不是吹牛，我一直是很棒的游泳健将。我妈妈是一名红十字会的教练，所以我三岁时就学会了游泳。我曾在现今每一支游泳队呆过，甚至还击败了许多大孩子而赢得比赛。这主要是由于我花了许多时间训练的缘故。

“戴面罩有什么用？”汤米问，我正紧跟着他。

“喜欢潜泳呗。”我回答他。从眼角中我看见汤米和鳄鱼头已经非常接近了，因此



我开始执行计划的下一个步骤：潜泳到汤米身后，阻挡他前进。

“嗨，你挡我路了。”汤米说。他不得不扭转身以免和我相撞。

接着汤米看到了它——鳄鱼，正朝他冲来。嗜杀成性的、饥饿难耐的鳄鱼！

“救命！救命！”汤米大声尖叫，“救救我！哦，不！哦，不！”

我不记得他的每句呼喊。其中一定有些诅咒的字眼，但它们大多数都被尖叫声和水花溅起声淹没。辅导员开始呼喊，哨声被吹响。马克和我呢，笑着，大笑，不停地笑。

那时我们不知道，在不远处，两只圆瞪的、鼓胀的鳄鱼眼睛正注视着所有的一切。这对眼睛可不是纸做的假货。那可是真的！

二

当然，我们的小小玩笑惹来了大麻烦。说实话，马克和我承认，自己理应受到惩罚。这个恶作剧和我们原来计划的结果相去甚远：我们只是想回击一下汤米，而不是吓唬营地所有的人。一些孩子变得极度惊恐，游泳教练凯尔帮着其中两个回到了岸上。另外一个孩子被沙滩上的原木绊倒，把膝盖摔坏了。

所以，营地主任沙利文先生问我们是否应该为此受惩罚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和他争辩。罚就罚吧。

“你们认为，什么惩罚比较合适呢？”他问道。沙利文先生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



室。湖边最酷的房子大概就数它了，比我们住的木屋大三倍，还有圆形屋顶，就像老式飞机的吊架。每天早晨，沙利文先生如同一架喷气机似的从屋中跑出来。

“没有可以变通的方法吗？”马克问。

沙利文先生皱起了眉头。我想，我们不会如此轻易脱身了。

“大概在湖区没有什么特别待遇。”沙利文先生也暗示道。

我们都快懵了。这就意味着，再也不会游泳和划独木舟的事了，同徒步旅行说再见吧。也许我们只能打道回府了。

这一切都是我们自找的。

“如果您这样考虑的话，先生。”马克说。

我也点头同意。

“好吧，也许稍微严厉了些。”沙利文先生说。他的脸圆圆的，还留着个板刷头。许多孩子在他背后叫他“桃子脑袋”，因为看上去确实像，尽管他非常和蔼。“在以后三天里给你们一些优惠怎么样？”沙利文先生提议，“你们只能在上课的时间游泳，而不

能随意游泳。当然，优惠期也意味着明天你们不能和我们一起徒步去力帕山脊。”

听后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力帕山脊之行将是我们的第一次通宵远足。我整个星期都在盼望着那一天。力帕山脊坐落在越过湖区的山脉一侧，景色如梦如幻。

不过还会有其他的徒步旅行。总而言之，马克和我稍稍轻松了些。原以为我们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罚。

沙利文先生从他的大木桌后站起来，拾起我们的鳄鱼头——它被放在地上。湖水使它受到些许损坏，但却把它变得更可怖。

“我想说，你们有一些天才。”他说，“处罚结束后，我乐于看到你们把天才用在实处。”

“我们会的，先生。”我说。

“理查德可能会对此感兴趣。”他说，并把鳄鱼头交给了马克。理查德·莱特利是我们营地里的博物学家。他是野生物方面的专家，例如动物、植物之类。“也许理查德会在一次午后讲演中用到它。它太逼真



了！你们是不是很了解美洲鼉？”

“嗯，对不起，先生。”我说，“但它是一条鳄鱼。”

“鳄鱼？”

“是的，先生。因为它的吻喙更窄。”我记得在马克的书里读到过，“而且齿列也不同。”

“鳄鱼更凶残。”马克阐述了我们制作鳄鱼头的首选理由，“美洲鼉整天闲逛，从不烦扰人。但鳄鱼就是另一码事儿了。”

“嗜血如命！”我说。

“啊。”沙利文先生凝视这鳄鱼头。“非常有趣。”他点了点头，对我们说，“你们确有天赋，我希望你们把天赋用在实处。”

“我们会的，先生。”我重复道，“我们会的。”

天啊，马克真会给我惹事。刚走出办公室，马克就拉高了嗓门：“我们会的，先生，我们会的。”“嗯，对不起，先生。我们会的，先生。”他不停地嘲笑我。

“噢，闭嘴。”我终于忍不住了，“我从来就不是马屁精。”

“哈！”这就是他所有的回答。

“你怎么打算？你早就准备完全放弃游泳了。”我反击道。

“这没什么不好，谁喜欢游泳啊？”

“你会喜欢的，如果你能游泳。”

“哈！我弟弟一条胳膊绑在身后都比你游得快。”

马克和我在返回木屋的路上，就这样争论着。从我们认识的第一天起，我们就你来我往地互相揶揄，这样做完全是种乐趣。

突然，从沙滩上传来一声尖叫。这是我所听到的最毛骨悚然的声音。

甚至比那之后听到的那些声音都更恐怖。你都不知道，究竟是谁，或者什么东西在叫喊，更不知道他们正在交谈些什么。空气中弥漫着极度痛苦的尖叫声。

马克和我像从枪中发射的子弹般地冲了出去。当我们翻过原木篱笆，从把木屋同草地、沙滩分隔开的一排小树间穿过时，马克扔了我们的鳄鱼头。我们的速度都极快，虽然我不得不承认，马克比我快了那么一



点点。他越过沙滩，跑到湖边，离我有半步之遥。

杰克·皮尔斯站在湖畔，手指向湖中。先前大声尖叫的人中也有杰克。一些怪异的声音从他的嘴里发出来，好像他说着什么，但你无法明白那些话语。当时，凯尔·彼特逊正吹着口哨。他的脚踝用最好的绷带包扎了起来。虽然他需要一根拐杖来帮助行走，但还是蹒跚着朝杰克走去。一群孩子跟在他后面。

不得不承认，马克和我以为自己已经了解情况了。好吧，事实上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许是一个孩子溺水，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事。嘿，听到杰克发出的那种尖叫，即使看见从湖中升腾起一个老兵的幽灵来把我们活生生吃掉，我的惊讶程度也不过如此。

可是什么都没发生，没有任何东西。只有杰克，指着湖水，发出怪异的声音。

马克和我来到他身边时，凯尔也到了。

“怎么回事，杰克？发生了什么事？”凯